

连环劫

老九 著

作家出版社

近环劫

老九
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连环劫 / 老九 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4. 6

ISBN 978-7-5063-7396-8

I. ①连… II. ①老… III. ①中短篇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00580 号

连 环 劫

作 者: 老 九

责任编辑: 罗静文

助理编辑: 雷 涛

装帧设计: 丁奔亮

插 图: 孟浩强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80 千

印 张: 11

版 次: 2014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396-8

定 价: 29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作者在煤矿井下，乘人行缆车

作者简介

老九，本名杨佑田，男，1958年4月出生，汉族，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，大型国企高管、新闻发言人，正高级政工师，第六届冰心散文奖获得者，中国煤矿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
曾在《中国作家》《西北军事文学》《阳光》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七十八万字，出版小说、散文集《所有的笼子都在寻找鸟儿》《见证》《大跨越》《聚合之道》《思想的力量》《企业集团文化建设实务》等九种。

目录

连环劫·····	003
对 象·····	077
永远的迷宫·····	139
白老鼠·····	155
心灵是一个孤独者·····	165

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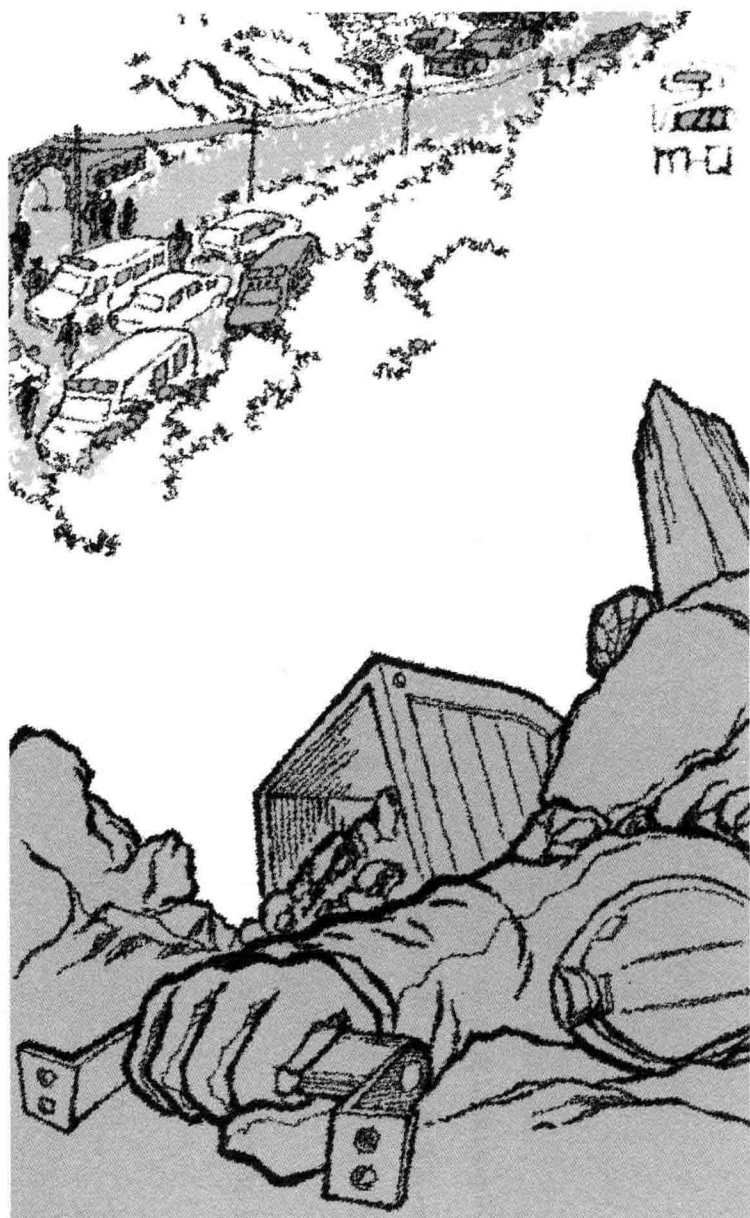
连环劫·····	003
对 象·····	077
永远的迷宫·····	139
白老鼠·····	155
心灵是一个孤独者·····	165

连环劫

水中含有火的湿润，火中藏有水的燃烧。

一位地级城市的市委书记，在煤矿井下，与一位普通的矿工死在了一起。是情杀？是因钱而杀？还是政治劫杀？是美女蛇？是案中案？还是连环案？

小说围绕此案展开……故事奇诡，情节跌宕，人物鲜活，怪诞推理……《连环劫》是典型的多角度叙述，写法独特，大开大阖，一边结构，一边解构，三线交叉，暗接正统，真实地描写了当下生活的众生相，是二〇一三年全国网络小说的大热门，点击量八千万……凤凰卫视等三十多家传统媒体隆重推介。



起 因

意外死亡事故发生在二〇一二年一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时许，也就是二〇一二年春节的前一天，复兴煤矿的井下。

死者一个是地级城市的市委书记张弓子。

一个是复兴煤矿井下开拓区矿工罐橛。

罐橛姓韩，全名叫韩罐橛。因他爸是个矿工，没啥文化，就给他起了这么个大名儿。

罐橛何物？一根粗短铁棒，插在煤矿井上下用的联结铁罐的罐环中间，实心的，结实、牢靠、坚挺、简单、质朴、沉重、不怕橛，不怕摔打，扔到泥里水里火里也伤不了它。叫罐橛而又“憨”，足见这个男人有多呆傻，多天真，多憨直。

韩罐橛他爸给他起这个名儿的用意，是儿子好养活，就像有的农村男孩儿、山里男孩儿叫石头、铁蛋、狗剩一样，矿工的儿子，当然就该叫罐橛。

其实，复兴煤矿的人们早已习惯直接叫他罐橛，或者早已忘记他姓什么了，“罐橛”“罐橛”“罐橛”，许多年以前罐橛的名头在矿区周围已广为传诵，远近皆知。如今复兴煤矿的一些老人儿，说起当

年罐橛的故事，依然会津津乐道，笑出眼泪，甚至喷出饭来。“罐橛”“罐橛”“罐橛”，人们这么叫他的时候，取的是另一种意思，纯粹指的是另一种不是东西的“东西”。这是后话。

这起意外死亡事故发生的过程确实很简单，但又确实很突然，让人猝不及防，心惊肉跳。

张弓子和罐橛在三百多米长二十度陡的二轨道坡坡头聊天，聊了足有六七分钟……后来张弓子背靠铁罐，接着又转身蹬上了铁罐的罐鼻，似乎有意重温一下当年他在这个坡头把钩的乐趣，突然前罐向前滑下了坡头，第二个罐又滑了下去……罐橛飞一样扑向后罐，两人就与脱缰野马一般的两个溜罐一起往坡下飞去。

刹那间，一溜火光，一阵溜罐的巨响，轰隆隆的撞击声，乱嘈嘈的坍塌声，电缆的爆炸声，人们的惊叫声响成一片。几个溜罐在二轨道坡的中部撞倒了十几架U型钢棚子，张弓子、罐橛被埋在了一大堆白岩石、黑煤块、黑液岩、黑糊糊的钢箍、长着白毛的板坯之下，当场死亡。

开拓区区长老丁说

唉！唉唉！我紧张啊，话都说不成个儿了，现在腿都发软……那天下午一点多点儿，我是临时被叫来陪张弓子下井的，原来安排张弓子去综采面的，听说他在澡堂换衣服时，改变了路线，非得来咱开拓区迎头。谁承想出了这样的事啊！就地免职了，免职，免职……罪过！罪过！

罐橛过了年就五十五周岁了，再有一年就退休了，井下工五十六岁退嘛……我这两天除了组织抢险，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了。困啥困，不困，心里难受死了。

棚子倒了十三架，要重新支，要码木垛，要背实，要打锚索，要喷浆，电缆要重新接修，砑要清理，出了四十多吨砑了，从上边往下清啊！

对罐橛，我得实话实说，天地良心啊！他断不会谋害张弓子……罐橛在别的轨道坡把钩十一年了，从没溜过罐，从没出过啥事。他除了在每个坡头把钩，还要开电瓶车往迎头送沙子、石子、水泥、锚杆、丝网、木头，再把迎头的废物拉回来，回到坡底。本来这是两个人干的活，可他一个人干了多少年。罐橛年

龄大了，让他上个白班，晚上好去老叫驴的老妈菜馆帮忙，老妈菜馆火呀！

罐橛人品咋样？真是一百个老实，一千个憨厚，一万个本分，我看还有点儿傻，有点儿倔，八杆子打不出一个屁来，一天超不过十句话，从来没有是非事，没有坏心眼，啥都靠得住，压根就不是一个吊儿郎当的人……

罐橛有把子力气，重罐落道，他用胎板一抬一撬就上道了；年轻时一顿能吃八个馒头，两份菜，喝两大碗棒子面粥；长得五大三粗的，有一米八五的个吧，两手像小簸箕，脚大呀，四十六号鞋……年轻时也好打个架，往死里打，不过总是跟老叫驴一块打。对，对，也听过“房”，啥是听房，就是谁媳妇来了，罐橛和老叫驴就在人家两口子办那事时在门口、窗外听看动静。那回听房老叫驴出了事之后，他们好像就不听了。那是年轻时候的事了，我年轻时也听过房。

谁想到罐橛这次出了这么大的事，还跟张弓子一块死了，好人呀罐橛（区长哭开了，一会儿又哽咽着，接着说）。反正是在我们区出的事儿，矿长、矿的书记、咱开拓区的支书，你们公安都找过了，我已

经被就地免职了，免吧，免吧，咱就死猪不怕开水烫了，判刑就判吧，这都是命啊！

那天下午我老婆还住着院呢，胃癌晚期呀！现在得这个癌那个癌的真多呀！你们说啥干净吧，空气呀、雾霾呀、水呀、粮食呀、菜呀、食品呀，没法呀！我本来可以不上班的，可我上了，春节前安全生产是天大的事呀！我那天中午从医院走出来，右眼就一股劲儿地跳，树上有只老鸱叫，头晚还梦见了棺材。谁说梦见棺材是好事，狗屁！这不快退休了，官也没了，物价这么贵，几块钱买两根葱，少挣钱不说，丢人哪，到死我都良心不安。

按理说有两道很结实的道挡，坡头又是小缓坡，怎么就溜罐了？罐槓临死前双手都抓着两个罐把手，那是从罐上拽下来的……轨道坡头那段，罐槓的双脚划出了很深的沟啊，沟里都有血呀！罐槓可怜啊，死在井下，能不能算工亡不说，我听说还有人说罐槓是凶手，有意想害张弓子。这都哪跟哪呀？我看罐槓像是见义勇为！

刑侦手记之一

张弓子、韩罐橛同志复兴煤矿井下“意外死亡”事故发生后的第三天，经过对那天同时下井同在坡头的有关人员、从开拓区迎头撤出来的现场抢险当班矿工和矿上救护队员、我们下井的公安干警及其他人员问讯、调查、了解，疑点越来越多，情况越来越复杂，事故越来越扑朔迷离。

疑点之一：据开拓区区长丁如林介绍，他看到罐橛临死前双手各自死攥着一只罐把手，还有坡头一段罐橛双脚划下的深沟与血迹；同行的市委市政府随员也亲眼目睹，当天下午下去的有关公安人员勘查了现场，证明丁区长所言属实。如是事实，初步推断罐橛确实是想拉住下溜之罐，他的力气确实很大。

疑点之二：据当天陪同张弓子一行下井的开拓区区长丁如林说，他那天注意到张弓子见到罐橛在二轨道坡头把钩，先是愣了一下，马上笑着对众人说：“罐橛是我的老伙计，我跟他聊聊，你们别过来啊。”此话在场一共十七人，离张书记较近的十一人

都证实听到了这话。丁区长认为，一个市委书记，抛开大家三十来米，去和多年前井下的老伙计说话的时间显得过长了。丁还说，张弓子向罐槪打招呼，罐槪照常干活，好像没怎么搭理张弓子；张弓子在罐的附近还猫了几下腰，转了一两圈，因离着有点儿距离，坡头又是防爆灯，丁没看清张弓子猫腰到底干什么，但丁说他确实看到罐槪双手去抓罐把手了，罐槪的身子斜着扑上去，脸歪着紧紧贴在张弓子的屁股上，双臂张开，像只大鸟儿，双脚拖地，去拽下溜的两个罐，可能后来他力道顶不住了……

疑点之三：张弓子书记为什么在死前一星期的晚上，也就是一月十五日晚上八时去复兴煤矿老妈菜馆附近转悠。张虽然戴了大框眼镜，围了围脖，但他的黑羊绒大衣质地还是太扎眼了，老妈菜馆和生活区附近的两个探头都摄下了这个场面。张弓子书记去找谁？他是找罐槪？是去找劳校吕（老叫驴）？还是去找老叫驴的妻子白大勤？去了又为什么谁也没见？他内心有什么矛盾、纠结、斗争？与他后来和罐槪的一起死亡，究竟有没有联系？

疑点之四：据认真调查，张弓子书记三十一年前在复兴煤矿开拓一区井下工作时，确实在二轨道坡头做过三个月把钩工，直到因他造成一起特大溜罐事故后，才让他给班里送干粮。张弓子熟悉坡头的情况，包括怎样才会造成溜罐……

疑点之五：罐槓为什么在意外死亡事故发生前的一月十五日下午四点，去复兴公司宣传部找部长老九。老九虽与罐槓多年前一起在开拓区下井，关系不错，现在过往也还比较亲密，但一年也就见六七次，每次无非喝酒吃饭。罐槓为什么那个时间去找老九？他俩在一块说了什么？据知情人士透露，老九与张弓子旧时交恶，素来不睦，且老九早年写过许多正统小说和侦探小说，当过业余辩护人，出庭辩护刑事案十九次，后弃文学改写企业公文。传说老九之所以在复兴公司提拔晚，与张弓子早期的成见、压制、反宣传有关。难道是老九出谋划策让罐槓谋杀了张弓子？

疑点之六：据有人反映，罐槓还与老叫驴（劳校吕）关系甚铁，两人发小，而老叫驴与张弓子关系复杂，恩怨纠结，难道此事与老叫驴有关？有人说，老